

新華書局



120

第一編 儒家思想

蘇  
批  
孟  
子



行 田書益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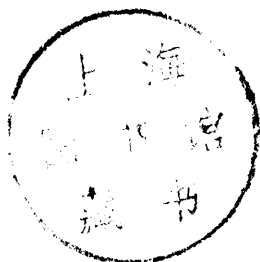


新書出版  
第一屆出版紀念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585B



~~1570070~~



類 號 045-4937

登記號 7200

4511

# 序

本書由 沈 律 序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言爲明道之言，區區以筆法求之，抑末矣。然蘇文之妙，非綴緝可就，熟讀亦可以悟作之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操觚家珍同拱璧，老泉嘗有蘇之妙。人之優游，騷人之弓深，孟韓之溫醅，選固之雄辯，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皆筆妙爲之也。『筆法而佐以卷軸，落落大，雄視乎前人；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惟老蘇文深得妙，良不誣矣！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可復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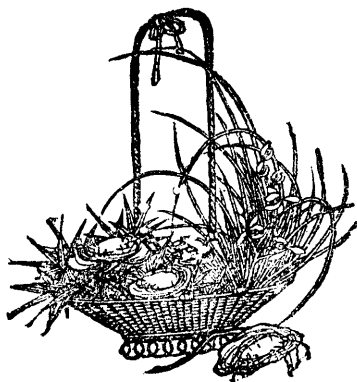
彥久欲與一二同志蒐羅參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氏，然有志未之逮也。壬申省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故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蓋取蘇批訂之集，諸儒論談，並附以己見，顏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賅，詳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久爲老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資，恆必由之；使爲文皆根柢於七篇，則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然冰釋，發爲文章，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復壽之梨棗，公之天下，以嘉惠後學於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心乎



？噫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可以知其人矣！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愚弟何朝彥頓  
首拜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序



# 序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爲功不在禹下者也。卽以文論，亦縱橫排募，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略指點，爲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從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忖禱昧，爲重校之，俾其復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

云趙爲蘇氏功臣，予更爲趙氏功臣，則予豈敢？

嘉慶橘陽相月番禺後學彭德輝藝門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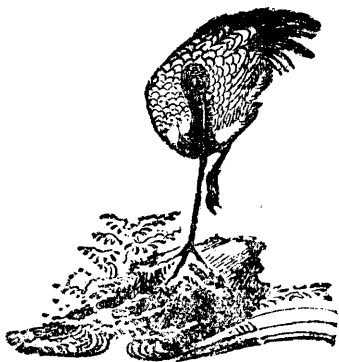
# 序

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予亦謂半頁孟子，可以醫今之病。孟子一書，不特文章之美，其陳義甚高，誠足接踵尼山而無愧；非比墨莊管晏荀卿諸子，文辭譎怪離奇，雜而不純者，可同日語也。廢經必致國亂，讀經實足救國，今之所行者，果合於經旨乎？其廢也宜矣。吾今且不論堯舜禹湯，仁義忠信；即欲文章之美，亦何可不讀孟子哉？老蘇之文，得力於孟子者多，故其批之也，愈親切而有味；然不過指示章法而已，於全書章旨，未嘗措意

，讀之仍不得其解也。孟子比論語爲難解，誠有言近指遠之妙。予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等句，初不徹曉；後閱鄉哲先于香艸先生所著孟子分章考一書，始獲明瞭。於是知欲讀孟子之書，必不可不知分章，不知分章，必不能解孟子。因覓得原稿，附刊於後，俾讀孟子者，有所考鏡焉。先生，經學大儒也，博覽羣籍，著作等身，凡所撰述，皆有精義。對於孟子，討論甚多，惜限於篇幅，未能廣引；已刊者，見於香艸校書中，未刊者，尙藏于家。孟子曰：「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可謂千古善讀書者矣。

！善讀孟子而得孟子之文章者，何人？善讀孟子而不懷慚  
怍者，何人？吾故曰：「讀孟子之書，不特可得文章之美  
，兼可以醫今之病也。」經之廢，宜，世之亂亦宜；苟欲  
天下治平，必自讀經始，抑又何疑？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中澣南匯朱惟公謹識





#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蘇云一句截住

蘇云婉切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蘇云直諫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申

東上

下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危」字  
「利」字  
反對。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宕開搖曳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合

而先利，不奪不鬻；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婉切

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繳波」兩段，就繳波前文，再用

上句，却  
放在下，  
亦法。

蘇云：「  
兩句：先  
住，一正  
一反，下  
分兩段。」

此節引詩  
而釋之，  
以明樂賢  
之意。

蘇云：『此篇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許，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嚴。利在則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有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而「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二句一章大旨

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

此節引書  
以釋之，  
以明「不  
賢者雖有  
此不樂之  
之意。」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躍。「文王以民力爲  
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  
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釋一層法，妙妙！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偕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助。「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

蘇云：「翻一問，節奏，却關。」  
蘇云：「放住了，去勢。」  
蘇云：「不覺文勢。」

云：「先用一：起截下住，宕句。」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了結一段

蘇云又總一句

蘇云疊上

蘇云：「就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蘇云：「波翻作一轉。」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章著眼處，梁王以救荒爲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於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發」，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爲？都與「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於設喻者，皆得

力於孟子也。「棄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次卽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於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梁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歲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此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

一，舞若者，下起蘇引，句只繳，用解，上句却，文句却，繳放文，飛此

蘇云：「句起」

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挺刃也。後路以「獸食」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於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陪襯跌起法。

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迥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為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應莫強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分兩段。

蘇云：承上段，引證結。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sup>養</sup>；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sup>教</sup>，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sup>不養</sup>，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轉振梁。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爲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了，亦是抉進一層法。王天下在於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



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寫，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組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末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

蘇云一句答上頓住

千古定論

引喻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

下雨

轉正

苗興

苗槁

蘇云：「再用前語」

結，又開  
句，於一  
前，後關  
鎖。

「王」字一  
章主腦。

「保民」二  
字，一章  
綱領。

「不忍」二  
字，一章  
骨子，一  
子只學孟  
「齊」字  
不忍其殼

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截住上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蘇引小截住上意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蘇云就王字轉

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蘇云就保民字又轉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殼，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見牛未與見羊何擇與  
 牛與羊何擇與  
 焉此節乃應  
 前後戚戚脈  
 以上結上  
 識一啓其察  
 心起下以此  
 啓其擴充  
 王問足應  
 之故以之  
 舉推之心  
 義皆以喻  
 却忽全是  
 言中狀射  
 空蓋則如  
 是蓋則如  
 提不透明  
 情於此孟  
 善於此孟  
 處於此孟  
 恩足於此  
 得二恩處  
 警方敏一  
 策一緊一  
 章切轉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蘇方開則足

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

以王之語

蘇云此文方縱而退舍 欲引入保 故引城起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

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忽然打轉易牛本案牛地驚雷奇絕警絕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蘇云粘上作波瀾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

蘇云粘上

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蘇云：此章推大，欲不能推，然不能推，以害必也。反，以害必也。之，以開下之。之，以開下之。老吾老，上三句，用恩根。說承上，亦恩折承上，亦恩以易推恩。之，是心足。在能推，全而能推，故安在，其重重安在，其重能到此，一話不勢至矣。○一轉，文下窮。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

穆應

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

兩以及字正

推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

引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斯心二字與上是心

三句收束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

相應結

上文却對下二句

覆筆應上即起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

蘇云繳心字

一波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

文意新穎，窮雲地

因一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

快字逼涉，得露私心來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

文轉變之 妙何與之 下獨何與 接與兵構 怨與權却 又說者物 蓋先言物 民置然後 說出所以 也倒之故 正心快 不照前字 下得狹字 蘇云：狼 又轉進：一 前更進：一 五步中至 用抑字轉 既說王明 以件又出 爲一則裁 知其則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

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

「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

又一波

屬燕齊臣

頓爲

緊轉有係起鶴落之勢

生下

設喻

蘇云轉就生波瀾

之至蘇之之以滅；兩把進，有又，王不齊不文難爲又「欲王，地說之是  
 間此，反，大後雄字忙甚說孟怪怪。入王測之是知起可之先等一而也而故  
 呼下。挽賊乃灰也，再，殆卻甚其基。中得使伏。轉必則已夫一句土未語

，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打喻意  
 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蘇云緒上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  
蘇云順章首樂  
 字，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  
 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蘇云就反處轉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  
蘇云臨了却又繳上來  
正







里又見，到此結穴。

條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壯，得君之體，好甚。」  
與，百姓同樂，即是一處，在下文卻留在此，妙處說，蓄得。

可求，而挽之行仁政；此處仁政却用虛說，下段方以「制產」指仁政之實。下段欲言「制產」之實，却又先反覆言「恆產」不可不制，虛論其理，末方指其事；看其通篇血脈貫通，虛實相足，正朱子所謂無一字閒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

蘇云倒問兩語却是波瀾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因齊王亦好田獵故并及之是帶說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蘇云分明疎明

與上節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兩兩相形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

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

# 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章因論樂而引王同民，蓋樂不別於古今，而別於同獨。從好樂上發出一段精義，因其欲而利導之；孟子善於引君，多類此。「暴未有對，」在暴必謂樂不可好，好樂恐妨于國；「王變乎色，」亦知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好之甚，且謂好甚則齊近于治；語皆出其意外，亦是翻進一層之法。欲為王言樂，却先就常情探之，啓發王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徐引入，極有步驟。「臣請為王言樂」句，是前後文脫卸處。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

七十里有之，無不必深辨，與民同

跌進一層

同；能與民  
亦小，雖大  
雖小亦大，不

「阱」字落  
得極新極  
險中，爲  
一其視文，  
王之與民  
同天正淵  
仁君天淵

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

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

，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

，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蘇云以樂畏字轉

蘇云以小大事轉



收尾「民不推恐」，「好與疾」，「恰有面」，「二人照動」，「一極欲動」，「辭卻正」，「關閉甚緊」，「蘇云：『立論』」，「後引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蘇云四句整

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蘇云一句承上一句結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蘇云入引證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

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

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蘇云結上貫下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蘇云一句結

蘇云一句結

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暗暗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蘇就解上四字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蘇云一句承

蘇云一句結

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輕帶過，即引到

同民上。「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硬；故即接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

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倍有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



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畜君」「好君」爲通篇歸宿；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固是畜君。卽晏子對景公之言，旣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再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畜君好君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譎諫也。「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束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束上又以起下，文法若斷若續。兩節以「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句爲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於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密，偏拶得緊。結句隱隱見己之納諫，都是好石；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此節以任  
木形起任  
以治下形  
起必使  
兩等字  
重舍兩字  
姑舍等字  
忽何等字  
醒齊王處  
則全在一  
則何如一  
六字上  
蘇云：上  
不屬文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蘇云感慨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蘇云又繳

上文意 句山下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蘇云再引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一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此節一分兩  
載上雲  
電湯師  
未至切  
望之而  
以師言  
湯既至  
而悅之  
深引說  
先自而  
後自說  
下截後  
說而後  
書中論  
引證在  
頭此法  
多此傳  
動字分  
得妙分  
明是自己  
惹神與  
猶字與  
速字與  
與動字  
應。

天下也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此節言齊不免于以千里而畏人也

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一轉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一束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陪一層更替練

又轉合

又一

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

蘇云答本問結

應何以待之一問

，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君之民」三字，對極  
 上，吾有司  
 人，一幾千  
 「三十三」對上  
 人，一幾千  
 司莫以告  
 對上「民  
 莫之死」  
 君無尤  
 焉，上節，應  
 以上節，應  
 以起下節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饉，君之

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

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

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

也。」



此節一句  
一折，十  
分慷慨。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一折跌出下句

蘇云承上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蘇云二句轉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應如何則可

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蘇云頓挫

結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諂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一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案。」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案

一喝

轉

斷

而必加臧倉  
皆通節  
字是變者  
皆詞變者  
其用二驚  
諷突狀下  
一氣注見  
以無見見  
一君無見  
一色俱無  
甚非何無  
所忌憚乃

爾？一「  
諾」字，  
亦寫出昏  
庸之子變  
倖如畫。

以專久兩  
路，形起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打轉臧倉繳足天字並應通章

以人跌出天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蘇云鏗鏘

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蘇云引證

拓開

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怫然不悅曰：

功烈之卑

「王」字與「顯」字對，「上」字承上二來，「正」字以「身」說，「猶」不為「猶」之問，「字」含孟子之德，「齊」字含時勢，「且以」二句，其中「猶」字，然後「緊」相呼，應「致」文，難「致」正與，反「手」對針，「易」字下，由「見」人「心」，「商」之「舊」

乎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伏時

伏德不足

應

伏勢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

正答可復許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

一句擺脫文絕而意未絕

開下

蘇云

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

粘上反手

翻較一句應感

駁不足法

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

蘇云雍容似答非答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妙

蘇云：「章首功字」

蘇云：「時字結」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爲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爲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爲與」一開，「以齊王猶反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時爲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爲通篇樞紐，而「齊人有言」節，又爲下截之樞紐也。「由湯至於武丁」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尺地莫非我有」一段，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言齊之時易，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本速轉，還德一邊；以上三節，尙寬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總承上而申斷之。「當今之時」是有時，「萬乘之國」是有勢，「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句，繳明王



本曾子正，說出己正，陪出空脫，影一空中，化贊之。

孟子正是，陪客。

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

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一東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

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

伏願學之根

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又一東

又云三轉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

不知言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

不養氣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駁他勿求於心

又駁他勿求於氣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

蘇云四轉登上文開

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此四節申前二節就養後二節言以平時工夫言

蘇云：「引喻先提，一句此法。」  
此兩節，「直養無害」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蘇云五轉

兩戊字對針管子

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

蘇云六轉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浩然之體段

直字跟上縮字首尾相

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浩然之功用

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

結應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告子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以下借喻以明助長之害

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淨歸養氣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

正喻夾尾

此節申言

四句內，外而六句，始而六句，終而六句，上言已盡，此言則下，願分界於此，起下，特着上處，下，特着此節，下，總

不致不當，安又不願，且於他聖願，於層層作願，學孔于願

法以忘懶助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

蘇云七轉

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蘇云八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應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蘇云九轉

以下言孔子尤盛於  
聖人，以於  
見其所，以  
願學之意。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蘇云簡便

蘇云十轉

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

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蘇云二句一承一轉一結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蘇云十一轉

則學孔子也。」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

蘇云十二轉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sup>分</sup>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以霸功  
形起王道  
霸上言王  
爲心言王  
下

「未有一夫  
有盛於孔  
子」，「未  
有應孔未  
上子有盛  
于子」，「  
以孔子願  
明願學，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sup>大國</sup>；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

言應之者  
亦有誠僞

首二句一  
掌大旨，  
「如惡」二  
節，言「仁  
則榮」一  
之實，言「  
今國家」一  
「不榮則言  
辱」之實，  
「自求」以  
結而引證  
之，極有  
力轉惡之  
。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蘇云頓挫

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

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

上五節之概  
理，感，應，節  
；是，實，能  
方，一，信，者  
；此，五，者  
一，句，為  
通，章，轉，關

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識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雙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蘇云線上又一振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

蘇云轉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蘇云又轉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蘇云陸起

突接先王緊從上人字來

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

疊上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

對上先王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連下三非字是極力形容乍見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時情景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蘇云轉作波

疊下四個無字與有字反照疊下四個非人也為入字鞭繫

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蘇云總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蘇云翻兩段

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蘇云轉

用功之始

，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用功之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智焉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蘇云解答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

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只申言喻意而正意自明妙妙

蘇云：活龍，不激，迅游端幻，若若可變。



此章文法，如紫雲然，一層一層，地位至高，一層而地，未至極，而末節言舜，由禹在其寵軍中矣。從「舍己」說，到「取人」，從「取人」說，到「與人」，此意歷落。前二節敘事，末節總結。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又就由禹舜推開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此節一步  
總畫出步  
恭字不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蘇云一句折下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四非不字

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

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蘇云鋪張

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三不以字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蘇云就翻下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次節言「天時」處用虛宕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實排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面，「寡助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申反面，作一層看；其轉接靈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託疾以辭隱示以不可召意

蘇云敘事

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亦未嘗以託疾本意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愈晦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

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一則不敬莫大乎是

折一筆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被未見敬王句

○子一王之二之句  
駁，爲下辨  
極有闕處，

蘇子云：「不召臣，不可。」  
 孟子云：「不召臣，不可。」  
 齊王云：「不召臣，不可。」  
 之，去，所以召臣，不可。  
 三達尊，引以召臣，不可。  
 見「不可」意。  
 蘇云：「道」  
 此言「道」  
 德「守」  
 正所達尊

蘇云：「結語似翻」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主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贊

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一」皆是也，  
 「斯」走下，  
 「申」明皆，  
 「字」與「對」，  
 「是」字與「對」，  
 「非」字與「對」。  
 「若」於「上」，  
 「字」節從「上」，  
 「二」節轉有「下」，  
 「處」，「未」有「下」，  
 「上」遠行戒，  
 「心」失伍，  
 「失」職，  
 「失」借說，  
 「轉」用正意，  
 「意」最上，  
 「孟」字面多，  
 「此」法最，  
 「蘇」云：「在」前，  
 「事」已用，  
 「說」只當云，  
 「此」喻切當，  
 「洋」而不待已，  
 「悟」之矣。

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

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

一爲王誦  
括上三節，  
少者却多，  
此筆墨記，  
法亦議，  
中夾敘法。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軻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軻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軻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此章解於木  
之美，凝於  
以心，盡於  
人爲主，四  
字爲字，一  
悅字，一  
校字，一  
都字，一  
來字，一  
以其親，一  
所親，一  
也，以生，一  
說，先，一  
制，生，一  
美，已，一  
人意，其  
身是木，上  
上就之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語妙

正與未也相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

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以知形起不知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出脫齊王在一且字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擊刺齊王在一宜字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

此節承上  
「過」字

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

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蘇，長而，蘇辭于云  
斷，解云：「意辭于云  
躍，正一：「獨不喻；  
言意二：「至迫者  
外已字龍」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欲醒出不得已句以明非濡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進一層速字正破他濡滯字猶爲二字與上是何二字相應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孟子本意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

三十五字作一句讀何等筆力

此一節又進一層，又言歸志且既，伏不病且，悅益見忘，三宿非濡滯。

蘇云：於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紊，意亂而纏綿，懸似之。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與三宿反對

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應前完密

此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通篇著眼處在「王由足用」數句；其行道濟時之本心，愛君澤民之餘意，至今猶令人想見于千載之下。尹士譏孟子只重濡滯一層，上三層乃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溯其前日來齊之失耳。看其上二層都用「則是」字，後一層獨用「是何」字，賓主分明。下面孟子亦全是解明非濡滯意，「予不得已」節，非濡滯意已明；下「予三宿」節，寫方出晝時心事，「夫出晝」節，寫出晝後心事，皆申言不得已意，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至入後借小丈夫反形，不覺慷慨而談，頑石亦爲之點頭矣，尹士安得不自認其非？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

撤上

起下

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以數起時

應此一時

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應不豫色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撮敘法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一語喝破



上節釋世  
下節動世  
子之志。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應性善成覲證道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蘇云就此書語

結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所親盡喪，固  
句自不重，他  
求在，可重  
是，堅也。其  
自，是也。信  
我，是也。在  
其，是也。在  
者，是也。在  
也。所感動。

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  
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  
，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蘇云一句了便證

卽民之不自緩愈見君之不可緩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

蘇云提起

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

見恆心由于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

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蘇云振一語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察承民不可罔來

照制祿寄

照分田主

此節結上起下

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

此節見行，助之見民，助之見民，助之見民，助之見民。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

以助為主詳言貢法之不善正見助法之善也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二句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

蘇云就凶年句翻下

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

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坐實世祿起下行動頓挫

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

蘇云又引證

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

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應上「恆」心，「只」帶說。

此節言善田之益，見助法之益，同井，鄉田之紐。為一生節，下，結。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

蘇云引證結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

，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反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

所以要制祿

所以要分田

蘇云方是敘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

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此節詳井田之形體。蘇云：「君與子。」君，與子。非着，子。始，自相終。始，自相終。始，自相終。

神農始為教。神農始為教。神農始為教。神農始為教。

，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總領

推開一筆結

「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旨。通章分兩截看：「新子之國」以上是詳民事而望其力行，以下詳法制而期其潤澤，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善，後復以正經界詳告之，完得一個民事。至制祿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併說。上截君，下截勉臣，然以君為主；故下截起處曰「子之君，」收處曰「君與子，」帶定君說，賓主分明。上截對文公說，只言助之善；其法制之詳，留出對畢戰始言之；乃淺深詳略法，亦一意分作兩層法。

一句劈空立案嚴重如山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起句已伏  
並辨同儂  
之根。

此節當在  
「害于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搢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

爲後文倍而伏案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伏下子是之學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欲抑先揚法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

解道 所謂爲神農之言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惡得二七與上則誠二字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相應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

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一逼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處作一段，落二下節，末二句，作上落，織為不織，奚為不織，何下為陶，治三層，又「三層」上「三層」害子耕，「一」不能耕，「一」機調相配，多寡之長短，同於然正，須參其差，中子參其，整齊也，蘇云：「此河下若決」

「治人」承於人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實意用正筆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主意用反

蘇云三句

又一逼

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

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

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正見相濟而非相病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勞心」說人食於人，「勞力」說人食於人。治人於人，治人於人。頂下都用法，蘇云：「以證人，考證人，見大，事處，此處，東作一單小就。」

此等固是承上，然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下五句皆洪水所致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

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蘇云一耕字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五穀熟而民人育。就養折落教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蘇云結一節

蘇云二耕字

蘇云鎖二句正對

兩「不得」字，又起「得人」。

「農夫也」。

出倒筆煞。

愛，非所。

斥並耕之。

以「分財」。

觀起「得」。

上「堯」以。

已「舜」為。

蘇云：「二」。

一段通作。

「用心」字。

此引為不證師之證。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

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

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

蘇云結一節

蘇云二耕字

蘇云鎖二句正對

蘇云一句反合

一意相生相足

蘇云繳堯舜

蘇云辨難

蘇云三耕字

提

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



是爲倍師  
獨借屨爲  
喻者，以  
許行捆所  
明者，而通  
前之也，亦  
處。後映帶

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

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

開

合

申言不齊之極至  
喻申明亂天之意

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

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

應前破他無爲句

結

國家？」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善變以上，是闢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辟許行「同價」之說

，然以闢「並耕」爲主。上截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託爲「並耕」之說，以上是

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堯之時」二節，敘堯舜

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闢「並

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蓰，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

則理勝詞達；孟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

種粟兩節，以「種粟」句作一頭，下「衣冠」作一脚，「釜甑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四句，便覺變化不可捉摸耳。闕「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尤重不必耕，以折許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乃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插入「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

「且許子」數句，又追進一步，就他本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疊下，逼他出一個「不可耕且爲」來。「不可耕且爲」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已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害於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尙不遽折他，復以「釜甑鐵耕」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爲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尙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當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束。兩股中，上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爲己憂」，俱以一「憂字」爲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堯以不得舜爲己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承上「舜使益」四段。堯舜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

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東上起下，警動異常！自「當堯之時，」至「亦不用于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用于耕耳。」凡三次提掇「耕」字，照顧「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關「並耕」之說，下乃責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之非，益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影子，然尙只就陳相自身說；堯引詩說「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鴉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爲聖人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





墨附己所厚，作解詞也。謂孟詞也。關。故孟親。其。兄。一。五。句。先。一。無。吾。愛。之。且。說。兼。愛。三。天。之。一。且。說。是。節。言。厚。以。之。言。一。本。深。明。一。歸。重。末。二。見。子。外。葬。夷。不。失。之。仁。孝。子。正。以。感。悟。他。無。然。字。一。四。真。情。子。聞。悔。真。寫。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  
 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  
 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枉尺

直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呼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不可處方 行前略後 亦前略後 詳分作兩 意法。兩 層法。三 御者。三 句。收拾 上文。爲 如枉道。 句作跌。 最有御者 之以御者 法不肯任 出君反跌 枉道。是 低一層。 法。一層。 且子。三 一句。再 得。更。 是。焉。 大。夫。 他。一。 誠。一。 口。一。 破。一。 證。以。 婦。引。 婦。引。 婦。引。

此層以守言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  
也。」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爲，孟子詳言己之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爲。「齊景」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爲，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爲之，以守言。「且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爲」與「弗爲也」，「正折他」宜若可爲」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及對丈夫且夫，不見丈夫言乎？大丈夫之氣，下筆力，雄壯，一氣。出孟轍子，山巖，一氣。象巖，一氣。居廣，一氣。三句，一氣。一而志又從，一得志又從，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居頭，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行，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證，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正，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謂，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是，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三，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相，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呼，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聲，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一不揭出。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倒煞應上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

一證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

二證

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客

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

引主

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解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月對看益，疑言其下急，正無解外乃，其雜用倒，着法本欲，跌霄子之，調託子欲，難仕卻，轉從急仕，入重意謂，孟已入，其被中，卻出孟一子，提一子，道窮真起，轉妙雲起，之妙雲起，蘇云：雲起，折限從本意，從上願字，從上願字，一惡字，從上願字，以字生來，欲來，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蘇云對說

，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蘇云就一邊翻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

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

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

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歸結

蘇。辨。上。之。重，重其爲何梓也中，說人。一。振，一。如。一。力。一。丸。轉。蘇。惡。字。  
 云：駁。兩。悖？何。其。仁。其。匠。也。說。得。於。一。乃。闕。是。通。與。易。子。換。云：字。起。  
 云：始。層？承。所。義。輕。輸。也。說。得。鄭。句。此。有。一。乃。空。之。一。事。不。如。：字。走。  
 一：盡，承。施。所。輕。乃。何，與。柱。謂。重，有。法。中。詞。律，子，通。走。

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分明是畏齊楚了

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

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

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

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





肆下節來行，  
 望此節本民悅，  
 一民及下，  
 一小節，  
 一民相迎，  
 一見語，  
 一得民，  
 一欲以爲節，  
 此立爲節，  
 言武王能，  
 行有惡而，  
 未之有者，  
 伐之，  
 爲一，  
 句臣從，  
 紂一厥，  
 士一厥，  
 君乃是以，  
 君書子意，  
 從釋君子小。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設喻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喻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使楚人傳

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

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

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古今同歎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

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人之所以  
 來迎，以  
 出取，以  
 通節，以  
 環相，以  
 引書，以  
 迴合，以  
 華云：以  
 蘇折，以  
 鈞之，以  
 更有，以  
 望齊，以  
 爲惡，以  
 爲君，以  
 字小，以  
 字大，以  
 字他，以  
 蘇云：以  
 此喻，以  
 事略，以  
 賈察，以  
 文章，以  
 于喻，以  
 者妙，以

不迫仍不見

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所以不見諸侯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  
 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案

一、在王所  
 泛二、其理  
 方未二、句  
 不勝一、上  
 字與前、一  
 一、字與前、一  
 一、字與前、一  
 何與宋王、一  
 王之善、一  
 蘇云：略、一  
 敘治亂、一  
 無痕瑕、一  
 一、亂、一  
 此節分兩、一  
 載衣食、一  
 得商說、一  
 以衣食、一  
 夏商、一  
 村下、一  
 以說、一  
 重屬、一

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蘇云一篇骨子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篇綱領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

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下下武王張公爲  
 相節亂。亦一分  
 一本節亂。亦一分  
 此節亂。亦一分  
 兩節亂。亦一分  
 大悅。亦一分  
 上除之。亦一分  
 其制以之。亦一分  
 由承。亦一分  
 相承。亦一分  
 截之。亦一分  
 截之。亦一分  
 一。亦一分  
 此。亦一分  
 兩。亦一分  
 禽。亦一分  
 以。亦一分  
 揚。亦一分  
 著。亦一分  
 害。亦一分  
 通。亦一分  
 處。亦一分  
 我。亦一分

提起周公

此四句除人害應上邪說暴行又作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

此句除物害應上沛澤禽獸

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周公相武以成其烈

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功歸重周公

！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遞

提起孔子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只亂賊有懼意

遞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



一聖王不作  
節。以後二

此章孟子自明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則非好辯，而之所以不得已者，欲撥亂爲治也。中間歷敘治亂，見救世之心，自古聖賢皆然，予何爲獨不然？「我亦欲正人心」節，爲通章歸宿。「治亂」二字，一篇綱領，「不得已」三字，一篇骨子。下文「降水警余」「孔子懼」「吾爲此懼」，全是畏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再收繳二句，直應起局，爲一篇結構。至末節雖是餘意，然既專其責于己，又欲公其責於人，不得已精神，逼得更緊。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正此一道，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致也。看其第四節，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是全篇著眼處。孟子文章，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第四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絜領處，餘可類推。章內敘治亂處，一代甚一代；敘聖賢救亂處，一代難一代。此雖事勢固然，然亦文章一步緊一步法。

蘇云婉切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此節伏下  
不食以母居  
此節方斷之  
此節事下句  
於陵則居  
食以妻則  
此節以則

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

欲抑先揚法

一句折到

屬盡 蘇云指出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蚓字

蘇云提起

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蘇云收與字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

以兄之室則弗居。

蘇云：四句斷仲子之罪。

蘇云：冷語反收。

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

收拾

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

上文相提並論筆情排宕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

蘇云繳充字

蘇云繳剔字換字

，是尙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以「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匡章以仲子

世祿之家，而能苦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而

不成其廉。起訖借蚓相形，以窮仲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戲之筆。孟子此章，

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

」之爲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爲潔，此文

字最切最深處。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

蘇云承上翻說破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

引詩起下

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蘇云再提起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蘇云結上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

蘇云二句開

一入，仁王下能，澤一民不  
遊，承政即不，平即二不  
。上，不道行也治一不  
順說也以，先。天不

句，為政  
獨用

反跌，方見主筆。

「上無道而正，高而不仁，在高位而通，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推，出乃實，播惡干衆」之實

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

蘇云一句入本意

開下

蘇云就翻下去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

蘇云六句整齊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蘇云一句結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

轉接無道

，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揆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

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爲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治；「詩云」

轉接泄泄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爲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治；「詩云」

此篇是橫  
二節，是  
二節，是  
法節，是  
仁欲，未  
節欲，未  
幽欲，未  
仁欲，未  
引孔；中  
言引；中  
下言；中  
下言；中  
下言；中

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節「故曰」字收繳，章法極爲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爲高爲下陪爲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蘇云一句承上生下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起處用逆  
處下申貫  
用順。

不順天順  
道無道只  
景道王  
之文道  
能回有  
之恥為  
如天有  
句恥為  
章轉損。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爲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引文王作證

詩云：「商之孫子，其

三「其」字  
便含「自」  
取「意」。  
引「孺子」  
歌「之」及「  
借「之」出「  
以「取」起「  
自「自」下「  
自「自」下「  
疑「疑」之「  
點「點」之「  
水「水」之「  
之「之」之「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引孔子之言釋詩二句又就文王推開說入時事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喻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虛起  
反收應上語意警動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

引書證一  
自取「意」  
首四句，  
雖是陪起，  
之實是今  
子，侯憐  
末二節，  
案。節以  
是章以前  
主下節為  
節泛論三  
心歸一必  
而動之必  
王末動之  
申言好仁  
當速而仁  
以「死」而  
揚之。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

正

一層解一層

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上節就上之感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民本歸仁况又有不仁者爲之賊此節又進深一層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

淵馭魚者，獮也，爲叢馭爵者，鷓也，爲湯武馭民者，桀

入時事精神鼓舞

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馭矣，雖

就欲王翻下

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提開見暴棄不得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轉合暴棄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大意只說  
老歸則  
下歸耳  
然用一  
父子疑  
以疑之  
警。便覺  
奇。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紂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以「富國」  
引起「善  
戰。」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蘇云人轉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

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下去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

奇語

蘇云一句住

蘇云散結

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蘇云：「一句一跌」  
 蘇云：「正」字變，「善」字變，「夷」字變，「離」字變，「不祥」字變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字援字即借上文影說妙

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橫點增補蘇批孟子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

四句串說側重守身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

？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末節單結，絕不同類，事親，守身，不知曾子，獨舉能以，平日能其一，守身之法，雙之非君，以爲二句，心爲二句

與上一

此，引起此句而又承其效。而言

兩不相呼應  
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

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蘇云：四句整，後「樂」字，卻翻其作「樂」。

蘇云提起一句帶下

蘇云正放一句

蘇云又提

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蘇云又以一句結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

蘇云四句開承

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

蘇云二句並

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總蘇云二句中結

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蘇云句句開合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蘇云轉

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

總上

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蘇云：「就寇讎二字結，簡峻。」



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

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欲其自得」爲主，首句「正自得」皆「自得」中妙用。

通章俱就  
水說，只  
宋一句點  
出正意。

「君子存  
之」句，存  
綱領下四  
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蘇云本字聯起

乎四海，有本者亦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蘇云：「文：一  
至開文：四  
演此章  
以兼上  
段。」

兩「子」字  
作「低」字  
兩「也」字  
字，然也  
遠，當然  
字，意  
直，意  
情，意  
可想。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之身者，以獲  
于取達，由  
之不違，蒙  
之不用，蒙  
上而明，我  
意自明也。

不忍二字與上思字相應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兩「有」者，字寫出。紛紛藉藉，子惟在旁，皆。早爲「伏」案，一「字」一「字」，未「况」禮，此「雜」皆，出「個」不「成」禮。禮「樣」不「來」。

不「愛」人，「敬」人，「以」見，「仁」禮，「心」不「到」，「人」恆「愛」，「恆」敬，「何」以「見」，「爲」愛「人」，「者」敬「人」，「層」從「上」，「出」從「下」，「層」從「此」，「節」繳「層」。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

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蘇云開鎖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蘇云忽然起波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懸空立案，爲下三「自反」地，連「下五」字，「正見君子心」之「眞切」。又「何難」句，「將橫逆」開「以仁禮」仍「反」自「下」白「面」是「終」之「憂」蘇「分」又「作」人「下」精「天」聖「有」人「則」無「人」理「禽」矣。

，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二句總括上句

蘇云略收就放下

申無一朝之患

中有終身之憂





說，更不見此。舉單孟之妙。法文之。蘇文。云：終之上。兩意未盡。文段云：未盡終之上。賢之遙，應可為。正助其，乃。同不孝。五從輕說。到三重不連。用養地，不。顧近妻，步。得私對，出。妻屏子，。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

蘇云切其不得已處

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

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

『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

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

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

上而兩末提  
 章子承兩  
 句統承兩  
 總結之吟  
 意見與遊  
 所以與遊  
 上二故與  
 事二故與  
 論二故與  
 生二故與  
 已爲師  
 字伏案  
 次節伏  
 字君伏  
 臣已爲  
 案字伏  
 蘇云：伏  
 四語：伏  
 字只：伏  
 覺元：伏  
 是其：伏  
 之妙：伏  
 蘇云：伏  
 三在：伏  
 俱在：伏  
 不覺：伏

：「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此承上節，推進一段，下步  
下文所謂正段，一  
人悅之謂好，一  
色富貴，一  
此節就上一  
節說，語脈上  
緊，項語脈上  
窮，人語脈上  
來，覆句如脈  
蘇云：「見樹，憂  
如眺層巒，憂  
慮不厭，憂  
反覆：憂  
蘇到常：憂  
翠到常：憂  
轉方喚情：憂  
大孝精神得  
出，來精神得

蘇云：「復折歸」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

故即以解憂言憂字即怨字意也

正憂之深處

方見收拾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弭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仁」字一  
章主意，





轉最重，見得正，愛民，親無已，歸併上節，工曲折如化。

庫，此之謂也。」

蘇云引語以明事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

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

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

引經以辨疑

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二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蘇云引經以明

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蘇云引經以決疑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  
，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主

賓

入聲

繳照本節

賓以上泛論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固天與之，亦天與之。」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

繳應起處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

正繳天字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又正繳天字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又反繳天字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

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拈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

明「與賢」  
兼言「自應」  
事，但為木章  
以，不敘主  
舜，不敘與  
直從可

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沮天下後世奸雄窺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  
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就「不能」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抽繭剝蕉手段。「天與之句」，通篇綱領；中間從「天受」兼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篇引書作結，亦只以民驗天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過「天與」之意已盡。「相堯」節，又推舜當堯在時攝相之久，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終本末言之，見其莫非出于「天與」之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此言天與賢之事

舜又敘其不起，從禹。說內起，帶于。萬變不帶，于。事不主，又。而實主，又。極分，工明之。筆化，工明之。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此天與子之事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

此言天之所以與賢

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此言天之所以

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蘇云總括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興子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命即天

蘇云明言不與

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

益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

蘇云明言天不廢啓

蘇云開下



。下並舉二代證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爲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看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容心，並一毫私心也用不得。以「天與賢」二句爲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爲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關德衰。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末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敘與賢與子事，以堯舜形禹；後數節引伊周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復以引起伊周。前禹益爲主，堯舜爲賓；後益爲主，伊周爲賓，仲



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爲賓中主，

益爲主中賓，伊則爲賓中賓。此反賓爲主，反主爲賓，賓主錯綜法。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蘇云一句起下分兩句承

不遠乎大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不忽乎小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蘇云翻轉

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蘇云驅湯

蘇云排上一句

卽就上意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翻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使是

隨時所行之正。

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

蘇云承上兩句，意推論大意

轉入自己

緊承上文申明所以應聘之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先正一句即堯舜之道再反足一句正見所任之重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

煞上兩節

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蘇云一句轉湯使敵幣聘

低一層次法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

通章斷案

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

潔字正對辱字

蘇云應結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

既曰堯舜之道，堯舜便不是，要其承，要正其字，要痛關，此乃掉之機。

此章反覆辨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己之事，「幡然」三節，詳言正

曰「司城，謂其後，在宋爲司城，沒而諡以，貞也。曰：「周臣者，貞也。曰：「陳子過當孔，時，宋適貞。」

天下之事，是案；「吾未聞」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是斷。末節引書證伐夏之事，愈見非辱己所能爲。「樂堯舜之道」句，爲一篇骨子，下「非其義」

「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爲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所行者，亦堯舜之道，何嘗有辱己之事？故收處再繳「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二句，直應起處，爲此通篇歸結。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顏譙由便非主癰疽一句斷定然後復引孔子不肯主彌子事以斷其必無主癰疽瘠環之理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按云一折



里之智處  
 故下說  
 緊轉落  
 處秦七  
 去虞重  
 一已七  
 十一文  
 動下點  
 凡四點  
 智點  
 兩極  
 字化錯  
 綜變之  
 妙，直如  
 花，滿  
 目，令人  
 千目，古  
 奇，離，

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  
 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  
 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此辨奚無干主之事，中節敘事，末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末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爲主，下三段總申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汗。「不諫」一段，見他知默之智，申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知廢之智，申首段中「知虞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與之智，申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爲主，下二段，

即從此遞推而出。既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爲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自是追進一步說，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從不可爲智，反跌入智，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爲，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爲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爲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此節暗伏  
箇「清」字

此節暗伏  
箇「任」字

此節暗伏  
箇「和」字

此節收處  
孔子再加一  
一結，便  
足會三聖，不  
是語此意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一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此節以樂喻

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首句也者，集大成也者，是以前集大成也者，解以喻大意，成理，始條理，正句明方以四謂。孔子明之上。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

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

不挾貴一

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

遞落法脫卸法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

不挾貴二

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此句爲師之友之作觀

，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

「友」字首在  
中。以「不  
尾。以「不  
挾。相。回  
環。相。回  
本。我。却  
從。其。友  
不。有。其  
看。出。其  
有。其。友  
却。與。其  
子。與。其  
看。出。其  
是。對。其  
正。法。而  
與。友。一  
友。友。一  
頭。友。一  
獻。子。一



蘇云一折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蘇云二折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蘇云三折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

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蘇云四折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生二句

蘇云又就孔子

蘇云整齊平正結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陪

而有時乎爲養。結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蘇云又結辭尊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

居卑二句撥竹一問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蘇云對結下字而有次第

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  
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

：「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欲知士之不可往，見之君欲見士，義當用士，且心見用，入字對，面寫法。

友猶是平，等矣，則法高一層，是

庶人一層，從上處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引子思以明士不可召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

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

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引虞人僂形士不可應召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

人推舉，妙文覆出，又添此，上層一，乎此一，越乎此一，乃况。

當仕非官，職則有非，市井草莽，之臣一則，以其一則，非比一則，其多一則，以聞一則，召以賢，似未節之，波外餘看，箇中要指。

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句緊從欲入閉門生出見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禮義耳引時單證義路而出入禮門亦在其中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

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二節以分言，後六節

以道言。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

不傳質」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往見之意益明。

上節取友，下節取友，進乎古，中用節，重節，蘇句，一折，却一語，用此。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此句是通章關鍵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因告子  
借水喻性  
孟子亦  
全就水發  
論，最爲  
確切。  
蘇云：「  
三反覆，  
如層巒  
斷。」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蘇云再起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蘇云婉轉開合

「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

以「告子」  
兩「陪成子」  
曰，曰，曰，  
起，起，起，  
皆今皆

非「一」句  
說，掃盡三

提出「天」  
字，并性  
善源頭指  
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以情善驗性善

才亦善

蘇云波瀾

此八

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句申情善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蘇云再疊

此八句申性善

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以下八句申才善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蘇云應才字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曰，故龍子  
「故」字緊  
承「聖」人  
與我「直」心  
至，我「聖」心  
與我「聖」心  
用，龍子「極  
粗淺」之言  
入，徐之「粗  
精，徐之「粗  
形不端，借粗  
情。

。」

蘇云二句互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蘇云二句收

蘇云證

蘇云生下同字振起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耨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於不同處正見其同

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提撥綱領

蘇云徑接

通章關鍵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蘇云轉

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蕘也；履

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

有此四句反跌末三句正面一抽便塵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

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此二節用遞落法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

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

上文跌出心字蘇云又用同字總作一段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

蘇云收入本意

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蘇云應聖人同類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麤麥」二節，就物

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一節，至末節又就形之同，引起心

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于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

蘇云：「覆如駿馬，反峻坂，高屋，下屋，水過，可至，獨無所同，然乎？幹一，及正意，力萬鈞。」



出「心」字法，是倒裝。

開口二三無，或乎已下，字意已無，節前息，言歎之，限于既，孟子見王，進于少，之而聽信，不專併，進見時，寒王之時，智怪焉？又，何節當？下步看俱，學一難與上。

首二句照

蘇云四句總

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蘇云引證結本意

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蘇云證一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蘇云就入喻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

蘇云三句略收入正意即用喻煮字面終

反設喻

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味，令個提二。二蘇一王一，神，專實字然法，是法，  
 。極人反撕一段之無便迴一，心他，也，是，是  
 有認覆，宛對：。不或隱氣言致不正，一，翻二，一，順  
 意取，低轉起一智乎有合外志一坐三非弄句為遞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以此段引起下段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

蘇云就承分作兩意

，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

一意分作兩層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蘇云反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蘇云反歸正

，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蘇云進一步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

跌起下句

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

一語結 正逼皆有

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

蘇云：「分三節，作波。」  
可已非本心，殊非處  
說到此處，欲放  
此等欲人矣  
！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可見人皆有之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

宕起下意

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教正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捨曳頓挫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

謂失其本心。」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推勘，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一一迫出「人皆有之」一句來。「一簞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心，正與「人皆有」節相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



以愛引起  
養從不  
分出善  
善又善  
出賤又  
小貴大  
貴出大  
小出人

正繳一節  
節反掉一  
終者為小  
小者為小  
人而為意  
其大者為  
大自見之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別筆體有貴賤，有大小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槲棘，則為賤場師焉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

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

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蘇云兩段引喻又以後證前

意一抑一揚結

蘇云先折

蘇云再折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蘇云用大人結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

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蕘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蘇云結

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求字

正與爲字應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

呼

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應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

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對，但言重出，不可歸重。對，但言重出，不可歸重。對，但言重出，不可歸重。

鄒與任各守國，處守國，處守國，處守國。鄒與任各守國，處守國，處守國，處守國。

，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不儲子之，平陸一，意，舍，不，在，屋，中，說，出，方，行，口，在，不，妙，得。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

蘇云一折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蘇云就引入仁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蘇云再折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

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茲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

蘇折三云

蘇云覩視一世



此節先列禁而後禁，以禁而後禁，與諸節同。上，

此章有殃，民過而歸，重罪，慎民，子以戰，齊一，是進一下，

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必慎子引之故未責慎子

一句斷定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



搏撓有力  
收句結應  
過制殃民

「貉道」句  
便見二十  
取一之法  
貉，可而行  
可，而于中  
國，兩下意  
俱到，申  
明。即兩邊  
「五穀」二  
句，是所  
出之少，  
「無城郭」  
三句，是  
所費之少  
者。惟所出  
所費自不  
能多，故  
所費者少  
，故所取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蘇云截上生下先設喻

，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蘇云詳說貉

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連疊三無字句長短參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

轉入申說中國

蘇云應卽

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以喻意作跌

蘇云對說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用此等陪說作對收

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亦不必多  
相承，一  
下，相承  
足，一承  
。一承遞  
句遞多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呼！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蘇云三反覆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

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蘇云又進一層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正，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此二句並然後能改。困於心，此四句實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總結有力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與「將」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一氣貫注。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意義。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意義。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意義。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盡心」由  
于「知性」  
二句用逆  
，「知性」  
則「知天」  
二句用順  
，以「知  
性」作上  
下轉關。

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疆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

蘇云轉得好

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蘇云結證昂藏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以賢王  
引起一賢  
士，以一賢  
見「臣」字引  
起「臣」字引  
，全用跌  
宕法。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借霸形王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接前條線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轉入王者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同應霸者

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通章用」  
也」字煞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脚，俱是  
點語，一  
又孟子語  
樣文法。

「孤臣孽  
子」是「疾  
」是「德慧  
術智」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虛籠處用  
逆用，實證  
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育而教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

蘇云：「一步。」

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蘇云二句承上二段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蘇云卽上文經司語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打轉首節謂字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

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蘇云引喻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蘇云引綴語

有菽粟如火火；菽粟如火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  
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用，喻意也，心貧  
此孟法，字即入飢者  
法多面，用正渴人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從口腹跌入人心人心亦皆有害；人能

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蘇云：『志』字，此『志』字，斷得明白，疾潔。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

蘇云一句起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蘇云二段詳說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蘇云二句便結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之使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

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鬻，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通章結脈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梁欄」字  
「題」字

殉一宇，  
警下得奇。

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斯案

翻案

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轉入主意二句提綱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敵怨，東面而征

，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

湯好仁無敵

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武王好仁無敵

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結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蘇云：「  
文備低昂。」

收句從開  
風興起，  
低興起，  
低興起，  
窮，慨慕無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蘇云結一句再繳前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扞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

欲「字妙

蘇云：「  
以一句答  
却說事，  
亦法。」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

二句斷就入喻

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君子以有  
才爲幸，  
小人以恃  
信然。

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豝，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古制」句  
最重，無  
我，若領  
古制，本  
不，免大  
曾，自誇  
之，安能  
？貌耳

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總上跌出下句  
應貌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嚦嚦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嚦嚦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蘇云鋪張引入鄉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年譜

周	貞定王二年
魯	悼公元年
衛	悼公元年
鄒	其君年世 不可考即 古邾國公 項後穆公 改爲鄒
滕	武王弟 封滕侯 於滕 後君 年世 不可考
任	風姓 太昊 後歷 唐虞 夏商 周公 二僖 二十年 傳稱 任宿 須句 風姓 後君 年世 無考
薛	任姓 侯爵 黃帝 孫顓 頊少 子陽 封任 後夏 封湯 仲湯 封武 薛武 王封 仲武 後君 年世 無考
齊	平公十四年
燕	獻公二十六年
三晉	晉出公八年
宋	昭公元年
秦	共公十年
楚	惠王二十二年

年譜

年十九	年十三	甲寅定 王十	三年	
言子 苟思			會子 居衛 十年	
				無世薛 考代後
	宣公立 陳盤嗣 子白嗣 莊伯思 遊齊陳 伯與莊 山觀古 狩之銘 巡			
		韓趙魏 出公道 立哀公 死攻		





年王威元烈	立烈子年十五 王威崩五	寅甲考王 十四	六年	五年	辰甲考王 四年
			元元 會子 易簣		
	懷立昭慶公 公爲公弑子			起絕會 吳子	
子魏夏 斯師事					

	年十七	年十六	年十一	子甲威烈 年王九	六年
孔尊元穆 及禮年公		卒元公			
	子禮問使縣 思於喪衛王	公爲公弒孫敬 慎立懷頽公			
		立田太公和			立公魏斯弒幽 子烈公

年譜



崩六十二年	甲安王 辰二十五年	二十三年	十九年	丙申十七年	十六年命和諸侯
孟子受業 子思門人			孟子喪父 激公宜母 仇氏三遷 教之	孟子生距 孔子卒時 九十五年	
		齊康公卒 無子田氏 遂并齊		田和卒子 桓公立	齊康公徙 海上城
三晉廢其 君靖公為 家人	韓哀侯立				



年譜

	甲顯王 二十二年	十六年
魏貶號曰 侯綱載 目思 子苟 言於 變計 此三 百八 十九 矣年		
孟知言 子氣四 養動心 不穆公 鄒救長 民孟子 上慢殘 上之 責之 曹交 館願 業君 受假		
任廬人 屋辨 子色 食禮 與重 輕重 屋廬 子至 鄒問 孟子		
		齊救趙 魏師于 始稱桂 敗
		魏克邯鄲 始稱王 救趙取 魏間 唯濊之 所謂南 於楚辱

甲申 顯王三十	一三 年十	九二 年十	八二 年十
		<p>是年楚滅 小邾大邾 改為邾者 尙存然友 之邾見孟 子則邾同 滅也</p>	
爲文 世公			
		<p>初秦取魏 少梁至是 秦虜公是 印魏獻河 西地所謂 西喪地于 秦七百里 遂徙都大 梁</p>	
之世 楚子	<p>孟子與子 之告論</p>		
			<p>齊伐魏陵 戰于馬陵 殺太子申 所謂東子 子長敗焉</p>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三 年 十	一 年
成侯卒 平子立				
				之子 楚將
燕文公卒 王子立				過宋
韓宣惠王 立	魏襄王元 年 孟去魏 歸鄒	之子有問 卒 之言尋	惠王罪歲 凶欲為死 者雪恥孟 子有問答	惠王卑禮 厚幣招賢 者孟子至 魏約年五 十歲
				見孟 子

七十四年十	六十四年十	甲顯王二十四年十	三十九年十
文公齊因築薛	齊楚爭滕公事之齊有文楚	孟至文問國為公滕子	滕世子然友之問禮喪
齊樂薛以備楚薛滅			
	燕初稱王 韓燕稱王 趙後亦稱王		

甲辰 年王四 慎觀	三年	二年	年王元 慎觀	崩八四顯 年十王
立平卒景 公公子				
		孟子居鄒		
	公滕 卒文			子問甚 孟恐
魯齊喪孟 終喪焉歸葬于位自	滕驩出弔于	孟子至齊 為客卿 孟子同王		
			年噲燕 元王	噲卒易 立子王
		魏哀王立		
	稱宋 王偃			

五年

慎  
六  
王  
崩  
年  
報  
元  
年  
王

齊人伐燕 孟見宣 王於崇 志會燕 去志會 亂不 請已 侯將 燕問 孟宣 不 孟 三宿 出書 宣王 立	孟子反齊								
									燕以干 噲讓 國 相 之



壬二十  
申六年

孟子卒于	鄒葬四基	山	由安王十	七年丙申	生至赧王	二十六年	壬申孟子	卒年九	六歲
------	------	---	------	------	------	------	------	-----	----

右起貞定王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 孟子分章考

南匯子 鬯香草

古書有一人一時之言，再出曰字者，此在論語中最多；後人凡見子曰字，皆分章，謬也！俞樾《詁經精舍自課文有論語分章異同考，已略言之。孟子亦然，後人凡見孟子曰字，皆分章，亦謬也！今卽就孟子書言之，如梁惠王篇莊暴章，莊暴見孟子曰云云，又曰好樂何如？此莊暴言之而復言也。公孫丑篇夫子當路章，孟子曰云云，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此孟子言之而復言也。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章，父兄百官皆不欲曰云云，又曰吾有所受之也，此滕

父兄百官言之而復言也。其述古人之言亦有之，萬章篇，伯夷目不視章，伊尹曰云云，又曰「天之生斯民也，」此伊尹言之而復言也。不特此也，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云云，又出孟子曰：「伯夷隘。」萬章篇，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云云，又出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此必不可因兩孟子曰而分章者。蓋古書體例，非後人能擬議，如萬章篇敢問交際章，前後文有數日字，而中間特出萬章曰。盡心篇孔子在陳章，前文多沒去日字，而末後特出萬章曰；在後人爲之，必無此法，故讀古書者不可泥也。乃條考如左：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喪，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

鬯案正義於寡人願安章曰：「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其說甚是。又云：「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則曲徇趙氏而言也。蓋所謂承教者，卽承上孟子之說；若別爲一章，驟曰：「願安承教，」承教者何指乎？此章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之語，與齊桓晉文章「王曰吾惛」云云，同一章法。惟彼但著王曰，不復著齊宣；此則又著梁惠二字，遂至誤爲離析。朱子集註曰：「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則旣明知其爲一章，而必不敢合者，端爲梁惠二字耳。輔廣孟子答問云：

「既著簡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爲兩章。」皆由不通古書之例也。

又案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引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閻氏謂從此看出常平，可謂妙解！然苦未確，古雖豐稷，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鬯謂班志作斂，必不可易。翟灝四書考異引鶴林玉露曰：「孟子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此稱一本，則孟子亦有作斂字本，與班志同矣；蓋作斂者正字，作檢者借字。錢大昕養新錄亦依斂字爲說，而閻氏既取陳說，謂其妙解，又謂其未確，以爲卽「庖有肥肉」四語意，此由不知兩章之當合一也。知兩章當合一，則解「狗彘食人食」爲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不且與「庖有肥肉」四語意犯複乎？故分章定而斂字之說亦定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丑 公孫

豐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上言「與人爲善」，伯由之不事不友不立，柳下惠之「爾爲爾，我爲我」，皆不能與人爲善者也。「君子不亮」與「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兩君子相照極緊，必不可要截之。

又案萬章篇，「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此言「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似乎矛盾；不知孟子書中固有相形見絀者，如下篇「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

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俞樾羣經平議曰：「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人所作，託之孫奭者，其書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趙氏解此章之義，既未分明；而後人又曲爲泄柳申詳回護，於是其義益晦。」泄柳申詳亦賢者也，以子思形之，則泄柳申詳見絀矣。又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孔廣森經學危言曰：「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曾元亦賢者也，以曾子形之，則曾元見絀矣。然則伯夷柳下惠固聖之清聖之和者也，而以子路禹舜形之，則伯夷柳下惠見絀矣。不合兩章爲一章，不幾疑孟子反覆無定論乎？此實恆例，論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小亦賢者也，以識大者比之，則爲不賢者矣。

又案應劭風俗通十反卷曰：「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此舉論語孟子兩書而牽合之，遂誤孟爲孔，本不足爲據；而翟灝考異遽因此疑「伯夷隘」云云，爲孟子引孔子言，傳寫者譌孔爲孟，由不明一章中有再出孟子曰例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邇案兩章當通爲一章，與小戴禮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同一文法，皆反覆明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卽「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



。彼文必不可截而爲二，則此文亦必不可截而爲二矣。巨室卽是家，「不得罪於巨室」，卽是齊家，合一觀之，其義甚顯；而趙岐章句云：「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夫當時卿大夫孰有賢而可使人則效者？所謂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有王者作，正宜懲創不暇，何不得罪之有？且古人論爲政者，從無此等見解；蓋因分章之誤，并巨室之義亦昧之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鬯案三章當通爲一章，「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二語，本未充足，故復申言之；謂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與「孔子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相反。「求全之毀」卽是求備於一人之意，趙章句引尾生陳不瞻事非是；二句自毀譽者言之，

非自受毀譽者言之也。苟出於人之易其言也，則亦無容深責。若不自以為易其言，而居然自以為師，則人之大患矣！蓋戰國之時，聖教既絕，人各倡一說，以教弟子；如許行之道，至卑淺陋，尙有其徒數十人，則其餘爲師者可知矣。（翟灝四書考異據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疑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又云：「孟子時處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爲一端，造著篇籍，如慎子景子張儀宋輕之書，亦見漢藝文志。淳于髡著書以干世主，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言，呂覽多引白圭之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辯之名，豈僅爲楊朱墨翟二人已邪？」）不虞之譽害仁，求全之毀害義，其道適相反，而各執此一偏，以自名其家，孟子蓋必有所指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此爲一時之言最顯者；饒魯雙峯講義曰：「樂正子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所以分作兩章。」強辨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卽是春秋之義。「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亦承春秋而言；不然，與「君子之澤」四語，何以接合耶？

又案陳則通春秋提綱曰：「魯論一書，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者，筆削關於萬世之是非，子奪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此也。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爲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者，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

猶不敢以斯道爲己任，則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跡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得其正傳也。」陳氏此說，亦以此兩章通一章，其解五世澤斬，尤見匠心獨造，特未知果合孟子意否？要之「君子之澤」四語，爲卽承上其義而言，必不可易也！

又案翟灝考異引「四書辨疑」(翟云：「辨疑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或者謂元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陳文靖公天祥所撰。」「)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則不如通前章爲一章之善。又或欲以此二章，并連前二章爲一，則又恐未然。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豐案朱註於齊人章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王柏孟子通旨曰：『妄謂因儲

子有闕夫子之語，遂發闕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朱芹十三經札記曰：『王使人闕孟子，正以富貴利達之心，觀孟子耳，故孟子答之如此；魯齋謂兩章本是一章，真千古隻眼也！』

又案翟灝考異曰：『離婁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八章，下凡三十二章。」集註曰：「離婁下凡三十三章，按題辭疏離婁篇凡六十一章，卷中乃云上下共六十章，一人之言，自相違伐。今考下卷卷首總述趙氏章指云：「第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已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中脫人有不爲一章，至其本章疏文有云：「此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此十七字明。」即章指之辭，而總述缺之；非以初之題章偶誤，吝於追改，遂於此硬缺其一，以強合三十二數邪？（案此不情，當由總述章指時，偶缺人有不爲章，遂於題章漫減其一。）然則疏本離婁下卷實有三十三章，與集註本正同也。章句及音義題少一章，當即王氏所謂儲

子齊人兩章，在舊本原合爲一耳。」

又案李贄疑耀曰：「此不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有闕字，此二章以闕夫子闕良人游言之，當出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論及乞墾事耳。」此亦并二章爲一之說，然稍涉支離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萬章

聖案兩章當通爲一章，論堯傳舜而及於禹，義本一貫；惟又出「萬章問曰」一句，正與敢問交際章，中間一出「萬章曰」同例也。且云：「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此文著於前，故省略於後；若作兩章，則此語不太無本乎？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案兩章當通爲一章，焦袁熹此本軒四書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此句重在所以二字上，其意引而不發。下章相承說下，明所以養身之道，在辨其大小貴賤；若但養口腹，則正是不知所以養之，徒愛其血氣之軀而已！」○嘗謂焦說甚當，但未悟此兩章實一章，故有引而不發之說耳。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

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今之事君者。」與「君子之事君也，」義相貫注。兩言「君不鄉道，不志於仁，」皆承「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言。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心盡

○案兩章當通爲一章，篇首正義曰：『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所云二章，卽是下求則得之章也，然則正義亦合此爲一章。朱註莫非章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其說是矣，然旣一時之言，則何以分章乎？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案兩章當通爲一章。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魯案兩章當通爲一章，「不以三公易其介，」卽是「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此引柳下惠以證明其說。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

魯案正義王子宮室章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朱註本亦爲一章，而引張鄒說，以孟子曰三字爲羨文，則不通古書之例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扞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魯案翟灝考異曰：「疏下卷述章指曰：『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困窮，窮不變道。』乃析去魯扞陳一章爲二，本疏家一時遷就私智；朱子偶爲所欺，仍覺上截三十三字，視萬章篇無別意義，遂以重出註之。論語以門弟子各記所聞，故宜有重出章，孟子自著書，安得亦有重出？」（魯謂以孟子書爲孟子自著，說究可疑。自稱爲子，作俑於穀梁子。春秋時無此稱，實戰國之陋習，孟子似不宜效之。且云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豈是自述之語？當以韓愈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軻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之說爲是。或孟子問嘗自著，而成書必在孟子既沒故之後，諸國之君，皆稱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軻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此說甚曉。朱子語錄董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案題辭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又云：「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云：「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是趙氏以孟子書爲孟子自作，初不謂其徒所記，董蓋誤解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語，遂爲此說。不知趙氏但謂孟子之書象論語，不謂孟子之書，亦弟子所會集也。因翟灝考異引董說，謂不知何據？故附志於此。（趙氏注萬章下之首章曰：「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配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三子足配聖人，且數四留意，矧于所願學時中之聖，獨不致其反覆乎？夷惠事，覆陳於公孫上卷，伊尹事，覆陳萬章上卷，孔子之事，乃覆陳

於此卷。其陳夷惠及合陳四聖，俱重加孟子曰，以真斷語，則此君子之戾陳蔡二句，例宜別有孟子曰字，何得因之施技析爲兩章，致令後賢之疑其重出耶？疏之害經，此其甚焉者矣。」又曰：「今見休甯戴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跋言毛辰校宋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饒謂翟氏以此兩章分自僞疏，而以趙氏本原合兩章爲一，雖未必果確，而不爲無理。朱註以孔子之去魯章爲重出，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亦駁之云：「去他國之道也句，萬章下篇所無。」倘合此兩章爲一章，則其非重出，益不須辨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

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誦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誦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禮案兩章當通爲一章，「夫子之設科也」以下二十五字，乃逃墨章之脫簡，說見校書。

。孟子答或人，以仁義對舉，然仁實爲賓，義實爲主；故「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單承義字，不及仁字，尤覺合旨矣。

有明爲一章而再出某曰之例，亦有當分章而反省之者，此在論語中亦有之，如泰伯篇「君子篤於親」四句，當自爲一章；今因君子上無子曰字，遂并合前恭而無禮章爲一章，則豈可通乎？衛靈公篇「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亦當自爲一章，或反可通下吾，猶及章爲一今因斯民也上無子曰字，遂并合前吾之於人章爲一章，又豈可通乎？孟子書中凡問答處，省曰字者，不可勝數，此可以悟矣。亦條考如左：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一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滕文公

魯案「使畢戰問井地」以下，當別爲一章；孟子方與文公問谷，豈有即使畢戰問之理？翟灝考異引辨疑亦云：「使畢戰問井地」已下，當自爲一章。正爲首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爲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魯謂此未必脫漏也，章旨則不可連，文法自可蒙上矣。

又案考工記匠人，鄭注云：「文公又問井田。」賈公彥疏曰：「彼文公使畢戰問孟

子？」鬯謂據此鄭注誤畢戰爲文公，則知此章之誤溷爲一，久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離婁

鬯案曾子養曾皙以下，當別爲一章；上事親守身並論，此但言事親，不可附合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去民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豐案「舜明於庶物」以下，當別爲一章；上言君子存之，舜則聖人，不可合也。（此或反可通下爲一章，然觀周公兼三王，施四事，總上禹湯文武而不及舜，則亦不必強合。惟據尚書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夏。」故有以三王爲天地人三統，四事爲四時之事解者，然義究迂僻。至金履祥 孟子集註考證及葛寅亮 四書湖 南講直欲通至私淑節止，更未可從。）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

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箝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鬯案翟灝考異曰：『使舜完廩，至奚僞焉，雖與上同論舜事，而義已各出，頗宜分章。』其說甚是，此顯屬兩端，不知何以合爲一？若因萬章下不出問字，則如堯以天下與舜章，亦無問字；敢問交際章俗本有問字，古本亦無之。又下篇後半篇多出萬章曰，多不著問字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心盡

《魯案詩》云以下，當別爲一章。翟灝《四書考異》曰：「稽云：「不理，」蓋自痛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陸德明《經典釋文》貉稽下引纂文曰：俗人姓也。）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王符《潛夫論交際篇曰：「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魯謂翟氏說前半甚是牽合，後半則終爲曲說，由不悟其自爲一章也。

又案下章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云云，又下章高子曰云云。兩章並記高子。兩章之前，有「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章，玩今以其昏昏句，則必有所指，殆亦指高子而言也。高子通詩，故每有詩說，爲孟子所聞，如云：「小弁，小人之詩也。」此以「憂心悄悄」二語爲孔子，「肆不殄厥慍」二語爲文王，蓋亦高子說詩之語；而孟子每與高子論詩，不合，故曰：「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以昏昏責高子，正與以茅塞責高子同意。如此解，則詩云以下，當合下爲一章，而詩云之上，或脫高子曰三字耳。俞樾平議於「士憎茲多口，」亦云此章之文止於此；而以詩云以下，爲當在前章「無上下之交也」句下，恐未必然。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鬯案「動容周旋中禮者」以下，當別爲一章。

## 附錄

張栻孟子說，以梁惠王篇滕文公問三章，通連爲一，鬯案此兩載傳疑之例也。蓋一說滕文公問事齊事楚，孟子對

以效死之說；文公問齊人築薛，孟子對以大王遷岐之說，分作兩事。其一說則以大王遷岐之說，與效死之說，并爲一事，而語亦有詳略；爲孟氏學者，遂並存之，古書多有此例。於此可見孟子之書，實由後人編輯，非其手定；此三章在記者固牽連書之，但合爲一，似未宜也。

或謂公孫丑篇尊賢使能章，當合前仁則榮章爲一，自以力假仁章，至矢人章，皆言仁，不當雜此章在內。且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卽根上「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言，以下又牽連說之耳，未審然否？

翟灝考異曰：「宋高宗石經孟子，每章首俱別起一行，



惟孟子致爲臣句，直接從爲之辭之下，似通爲一章。今據諸古本，此篇章句之數，未有異同，宋石經或屬偶然。」鬯案孟子去齊固在燕人畔之後，此二章紀事甚相次，然欲合爲一章，不必也。苟合此二章爲一，則下文孟子去齊諸章，事亦相次，不亦當通爲一乎？

又案致爲臣章，當至「有私龍斷焉」止，「古之爲市者」以下，似非孟子之言，乃孟子之註釋也。孟子舊有註釋，翟灝考異有孟子逸文一卷，皆諸書引孟子，而今本所無者，以予觀之，大半皆說孟子者之語。古人引書，如引尚書家說，但稱尚書，引論語家說，但稱論語，則引孟子家

說，但稱孟子無怪也。且如初學記引孟子曰：「兼金，好金也。」此卽趙氏章句，非引孟子說，稱孟子之明驗乎？故有引孟子而實與孟子之旨未洽者，此卽後世注經不得經義而妄解者也。卽龍斷二字，不知究當作何解？觀孟子之意，似謂已避其名而受其實者，與左右望而罔市利之義，亦尙出入。則亦說孟而未必得孟子之旨者矣。

翟灝考異曰：「萬章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七章。」

「疏曰：「此篇凡十八章，上卷有九章，其餘九章，趙氏分爲下卷。」按下卷音義題少二章，或當時合問友問交際爲一，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一，未可知也。」鬯案此似

分章爲是，或并謂問友兩章，當通下仕非爲貧章，合三章爲一章。蓋以此處皆孟子萬章問答，不合雜出孟子自言耳。

○ 盡心篇首正義曰：『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卽舜之居深山章也。』又曰：『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卽人之有德慧章也。中間有無爲其所不爲一章而遺之，豈以此章合於前章爲一邪？其述總數謂盡心上卷有四十五章，較音義述四十七章本，少兩章，一卽此，一卽上莫非命章。』

○ 豈謂莫非命章，合彼前章爲一，義無可疑，此則未可決矣。

翟灝考異引辨疑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七字，與上文意不相類，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鬯案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本謂三項人。上二項相近，故末著一也字；其進銳者，與上二項相反，故別言之，不必分章。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云：「狂狷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鬯案俞樾平議云：「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三十字，當在其志嚶嚶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嚶嚶也？萬章問也。」

；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與論鄉原無涉，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據此則蘇氏謂此章有錯亂，信然。一經移易，通章之義便甚曉；因論狂獩而及鄉原，必欲分析爲二，不於語脈隔斷乎？』

備存俟補

盡心篇孟子曰天下有道章，疑與前章合一，所謂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卽答公孫丑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語意。  
是編附刊，全爲流傳先哲遺箸起見，並不出稿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585B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再版



分發行所

廣州 南京 南昌 漢口 重慶  
長沙 北平 開封 萬縣 成都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三三八號

出版者 廣益書局

校閱者 胡敏

蘇批孟子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七書堂

二

